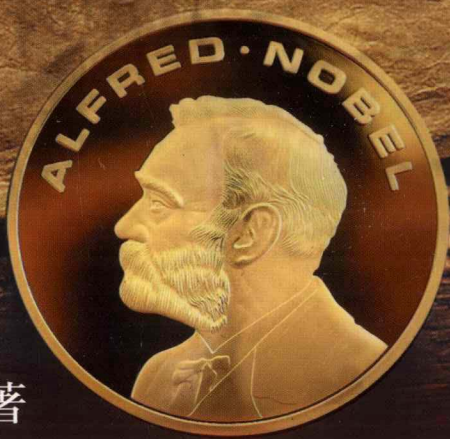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萧伯纳 著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以子为父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以子为父

萧伯纳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以子为父 / (英) 萧伯纳著; 肖滨, 陈盟, 石衣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3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ISBN 978-7-5399-3507-2

I. 以… II. ①萧…②肖…③陈…④石… III. 散文 - 作品集 - 英国 - 现代 IV.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9011 号

- 书 名 以子为父
著 者 (英) 萧伯纳
译 者 肖 滨 陈 盟 石 衣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陈文平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30 千
印 张 10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507-2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论父母与孩子	001
一 蔓生着光辉的云朵	001
二 以子为父	003
三 何为孩子?	005
四 拿答与亚比户的罪恶	007
五 制造野兽	009
六 小家庭,大家庭	010
七 孩子是恼人的东西	011
八 儿童栽培者	014
九 童年是有罪的一种状态	016
十 学校	017
十一 我的学业收获	021
十二 天才教师	022
十三 什么是我们不教授的,为什么?	025
十四 学校里的禁忌	027
十五 现代学校的所谓创新	029
十六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030
十七 儿童权利和义务	031
十八 孩子应不应该自食其力?	032
十九 孩子的幸福	033

二十	恐怖的永久假日	033
二十一	大学里的中学生气	035
二十二	新生的懒惰	036
二十三	无止境的课业任务	037
二十四	知识的风险与回报	039
二十五	英国式的体力强壮,精神怯懦	041
二十六	无知和软弱的风险	041
二十七	宽容的常识	042
二十八	亚大纳西的罪恶	044
二十九	实验中的试验品	047
三十	我们为什么憎恶学习,热爱运动	049
三十一	反基督	050
三十二	于鞭打之下	052
三十三	专门性教学	055
三十四	顺从和依靠	056
三十五	滥用顺从	058
三十六	上学的男孩和待在家里的男孩	059
三十七	孩子长大成人	061
三十八	意志力的冲突	062
三十九	蛊惑民心的政客之机会	064
四十	我们好争论的特性	065
四十一	我们必须在改造我们自己之前改造社会	066
四十二	崇尚礼貌	067
四十三	兄弟,荒野上风太大了	068
四十四	谋求之物:孩子的自由宪章	070
四十五	崇尚学习	070

四十六	关于儿童和狩猎的一项建议	071
四十七	父母不堪忍受的重担	072
四十八	动起来	074
四十九	孩子的权利,父母的错误	076
五十	关于父母,我们知道的太少了	078
五十一	被遗弃了的母亲	079
五十二	家庭关爱	080
五十三	家庭的命运	083
五十四	家庭哀悼	085
五十五	艺术教学	085
五十六	世俗教育的不可能性	090
五十七	宗教:自然选择的产物	092
五十八	道德教育同盟	093
五十九	《圣经》	096
六十	艺术家崇拜	098
六十一	“机构”	099
六十二	对无政府主义的挑衅	101
六十三	想像	102
六十四	政府遭威逼恐吓	104
关于去教堂的随笔		107
瓦格纳寓言(选集)		123
一	德文初版序言	123
二	初步鼓励	128
三	旧音乐与新音乐	130
四	十九世纪	134
五	未来的音乐	138

戒指的奴隶	140
亚瑟王	146
可怜的莎士比亚!	153
新戏与旧戏	160
西班牙悲剧和英国闹剧	167
罗密欧与朱丽叶	175
智利寡妇	183
分离的道路	190
早跟你说过	198
最差的一个	206
教堂和舞台	213
清炖女主角	221
哈姆莱特	227
复活节的两出戏	236
红袍	243
滑稽喜剧的涌现	251
剧院	258
没有眼泪的易卜生	266
撒旦的救赎	274
莎士比亚在曼切斯特	282
提纯的戏剧	290
威廉永垂不朽	294
又见《潘趣与朱迪》	303
祝经理们平和安好	310

论父母与孩子

一 蔓生着光辉的云朵

生命物质无休止地再生,使人类不断繁衍生息,其孩童时期则处在这一枯荣过程之中。除非是非常低级的微生物,否则生命力是不会,也绝不可能实现长生不老的:的确,我们甚至连阿米巴(变形虫)都不可保证能永远不死。尽管人类比他们的伙伴——狗要长寿得多,但衰老也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乌龟、鹦鹉和大象都比记忆中最长寿的人类活得更长。但是,新生命的诞生绝对表明它们并非长生不死。如果没有死亡,你也就抛弃了新生的需要:事实上,如果你不断地繁殖生育,最终就必须要让老年人死亡,为新生儿留出生存的空间。

现今,死亡未必代表生命力能量的衰竭。没有想像力的一些人企图创造某些东西,使之永垂不朽,甚至想要让自己长生不老。但是,想像力丰富的人清楚地知道,制造一架可以运转十年的机器是在浪费劳动力,因为这架机器很可能用到一半的时候就被一部改良后具有相同功能的机器所取代。这些人同时也明白,一旦某魔鬼说服我们,我们长生不老梦想并非梦想,而是一个铁打的事实,那么一声绝望的尖叫便会从人群中引爆,记忆中没有任何恐惧能引起类似这样的惊声尖叫了。尽管有像“约翰·史密斯能活十亿年,甚至更久”这样毫无常理的胡言乱语,我们每个人都会亲自步入死亡的殿

堂，并且意识到我们已经没有用了。

我们需要重生，我们需要再次回到这个世界上，如同神圣的华兹华斯跟在荣耀的明亮云朵后面。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一次又一次地诞生。正如我们无论何时都喜欢五十英镑一样，我们应该喜欢活得更长一点，换句话说，即使我们用它什么也做不了，我们也还是应该拿着它；但是这种盲目地喜欢并非出自我们的意愿。我们的谈话方式着实令人感到惊讶，一个人付出极少的努力就可以获得五十英镑，而我所知道的所有五十英镑的钞票都比六便士更容易赚到；但是，与诱使一个人去付出巨大的努力以求得生存相比，诱使一个人付出巨大努力赚取五十英镑是微不足道的。当一个人知道死亡将近，就马上躺在床上，派人去叫医生，在他脑海深处，他非常清楚自己不是一个好的成品，最好重新生产制造。他知道他的死亡会给新生腾出空间，希望新的生命拥有自己渴望成为的和感到缺乏的东西。他知道只有通过死亡和重生，腐化之物才能被清洁，凡人才得以永生。你可以通过天堂的诱惑、地狱的威胁，利用他的无知、恐惧和想像，只有唯一的一个信条可以让我们从死亡的针尖，坟墓的征服中逃脱出来；这个信条可以让我们卸下苦恼的、微不足道的并且是暂时的所谓个性，在每一次离进化的目标又近一步的时候，我相信，仅仅活一次是无法获得改进的。毕竟，什么人可以疯狂得自负到相信他能忍受自己的永生？试图相信这一点的人总是假想他们一出生就是完美的。但是，如果你要使我更完善，我就将不再是我，而我也可能会认为自己现在是不够完美的（现在我已记不起什么是我不认为的了）；你可能还会给我取一个新名字，然后你就面对着这样一个事实：我已是个新生儿，而不是那个已经僵死的老萧伯纳了。

奇怪的是，在这类事情上，传统观点却是这样的：如果你想一直活着的话，你就必须非常缺德，邪恶到自己已经改变不了下地狱的命

运,因为获得拯救的人们已经不再是他们自己了,只有在地狱里的人们才能保持他们罪恶的特征——也就是他们的性格特点。尽管这样的地狱可以很方便地作为吓唬那些现实中毫无恐惧感、没有良心的人们,但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地狱。死亡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地狱之门,而我们却是置身门内,向外走,而不是置身其外,往里入。因此,我们还是放弃给别人讲那些无聊的故事,就像我们享受出生的快乐一样去享受死亡吧;没有死亡,我们就不可能重生。而适合做伦敦议会或者牛津大学代表的人就只有那些不想重生,不想完善自己的人了。

二 以子为父

孩子才是男人的父亲,是不是?

一直以来,你有没有好奇过,在一个国家里,首要的信条便是孩子的诞生要由人之教父陪伴?我们称教父为“天国之父”,并且限定两个凡人出席洗礼仪式,同时解释说他们就是孩子的教父教母,会为孩子寻求拯救,直到他长大成人。我有一个教母,她便是以这种方式对我负责的。她将一本别着镀金别针,镶着边的《圣经》放到了我面前,比给我姐姐们的《圣经》略大一些,因为我的性别赋予我更重的责任。在此后的二十年中,我大概见过那个女子不下四次。她从不以任何方式暗示我如何去获得拯救。人们也会偶尔要我去当他们孩子的教父,如此轻率,让我确信他们忽视了在我的价值观中会与日俱增的厌恶感,根本没有意识到当教父绝不仅仅是感召无助的萧伯纳这么简单的事。

一个有点逻辑的人都可能会争论说,如果上帝是人类之父,如果孩子是人之父,那么顺推下来,上帝在洗礼仪式中的真正代表其实就

是孩子本身。但是像这类的难题并非普遍存在，因为它们暗中显示了我们小小的风俗习惯，或我们称之为宗教信仰的东西，有一定的内涵，或者说起初一定意味着一些东西，我们理解并且相信这些东西的存在。

然而，我的任务并不是要把已经复杂的事情变得更加令人困惑，而是想把事情解释清楚。当然，仅仅以当下的思想和实际情况作为样本出发，就已显现出种种问题，我们对如何处理与孩子的关系总是深感困惑。总体而言，不论我们的理论是什么，或者可能根本没有什么理论，我们的习惯做法就是把孩子当成是亲生父母的财产：父母可以让孩子按照他们的想法行事，而孩子也允许他们这样做。孩子是没有权利和自由的：简言之，孩子的状况就是大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可能受到的最痛苦最危险的状况，即奴役状态。为了减轻压迫，我们依赖于政党自有的影响力和公众舆论。一个父亲为了自己的颜面不可能让他的儿子衣衫褴褛。并且，在绝大多数人中，父母最终还是靠子女抚养的。但在手工和工业奴役方面，对孩子的奴役根本不存在限制，或者是监控力度非常小。

奴役孩子的情况有两种，它们实际上是一回事：一种孩子是过分沉溺于父母的娇生惯养，另一种孩子是遭受父母肉体上的虐待。防止虐待儿童组织有效遏制了我们认为亲生母亲比继母，亲生父亲比奴隶监工更值得信赖的想法。为了制止父母无情地利用孩子赚取家用的行为，一系列法律相继出台。但这类法律条令总是被父母们强烈地抵制，即使他们对工厂奴役的恐惧达到极致；除非受影响的父母能控制议会里的大多数投票权，否则目前此类法律的推广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家庭生活中，很多事情都由孩子来完成，女孩们扮演着保姆、普通服务员的角色，而男孩子们则充当受差遣的小工。在乡村里，不论男孩还是女孩都要做一大堆农活。这就解释了法律为什么

要迫使贫困的父母送孩子上学接受义务教育,即使是只能在有许多人的大班上学,父母也不能把孩子留在家中,而应该付费将孩子交由老师。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能使孩子们免受奴役。这种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缓和;但是总体上,父母和孩子总是把彼此看成是两个阶级的人,而所有的政治权利却只倒向一边;并且,结果同他们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的情况完全相同。一方是黑人,一方是白人;或者一方获得解放,一方未获得解放;再或者一方被授予绅士头衔,而另一方则是平民百姓。自然法则在这种事上,力量显得微不足道,而政治权利则可以决定一切。但是,被剥夺的政治权利和结果导致一方受制于另一方,极大深刻的影响了两个阶级的关系,以至于直到政治关系瓦解也不能确定两者在自然状态下真正的关系会是怎样。

三 何为孩子?

现在我们来做个试验。做一项全新尝试,使一个已经完美的人变得充满正义感:即让人性更加神圣。你只要有一——哪怕一丁点儿——企图把这个人变成你自己美化的一个形象,试验就会失败:例如你理想中的好男人或淑女。如果你把它当成是可以被驯服的小野兽,或者可供玩耍的宠物,抑或是可以帮你解决问题,赚钱的东西(这是最普遍的几种方式),那么不管你怎么对它,都可以自己获得成功,使灵魂得到新生;尽管它所有的本性都会抵抗你,并且本性可能在不断的抵抗中变得强悍;但如果你一开始就有最虔诚的意志,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教唆他们,那么你所做的一切就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了。骂一个孩子,用靴子砸他,一巴掌或者一脚把他打得飞到屋外去;这种经验对于孩子来说具有启发作用,就如同对付一条暴脾气的狗或者

公牛一样。弗朗西斯·普雷斯告诉我们，一旦孩子们落入他父亲之手，便逃不出挨打的厄运。这对小普雷斯们的影响其实很简单，就是要逃出父亲的手掌心，毫无疑问这是他想要的，也仅仅是他想要的。弗朗西斯回忆起那些过去的日子，丝毫没有痛苦之感，他有理由感谢上帝，他的父亲尊重他的灵魂尽管殴打他的肉体；这很容易使得弗朗西斯把为国家而当一名自耕农视为是在做一件罕见，却令人羡慕的事情——思想自由的人：唯一的思考者，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思想，随后演变成宗教信仰，不论怎样都会博得尊敬。

现今，在很多人眼中，老普雷斯先生是一名坏父亲；我也不能说他看上去是个好爸爸。但是相比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好父亲，故意把自己当成是上帝，强加在儿子身上，利用孩子们对事物的轻信以及对父母的过分崇拜去说服儿子，父亲赞成的东西就是对的，父亲反对的就是错的，用一系列禁令和惩罚、奖赏和称赞的措施把一些看似相称的行为强加在孩子身上，这些都被他们称作是管教孩子的好方法：与这种为得钱财不择手段的魔鬼父亲相比，普雷斯简直就像神一样。并不是说相比成年人，不把行为规范强加于孩子身上的话就更容易与孩子们生活在一起。需要指出的是，每个有脾气的人都会对着孩子喊：“别吵了。”但是试想孩子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而答案可以多种多样。最简单的一种便是：“因为这太让我心烦了。”这样的答案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这会使你的孩子愈加想要逗你玩；同样，孩子们，相对没什么脾气，也不可能清楚地了解你的意思。不论怎样，它都想要制造出声响而不考虑你的感受。因此，你就可能会解释说，如果噪音还在继续，这种烦扰将会促使你做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这不愉快的事情可能是副难受的表情，足以激起孩子怜悯之情（如果它们有的话），或者可能是通过一些不必要的暴力行为把孩子逐出屋；但其实原则是一样的：绝不会有任何虚伪的掩饰：孩子们以最直接的方式

了解到，不顾忌他人感受是要付出代价的。同时，他们也会知道，给他们布道的教母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基督信徒。

四 拿答与亚比户的罪恶

但是，有另一种答案得到广泛地应用，它既不直截了当，也不赋予启发性，而是带有伤害性。这种答案以最简单的形式取代了“别吵吵闹闹的啦”，“别淘气了”这些意味着孩子冒犯了上帝，而非不是指你被孩子完全正常的，自然的，并且略带幼稚的行为而搅扰。这是一个亵渎上帝的谎言；虽然每位保姆都会这么说，但不代表这是可原谅的。狄更斯给我们讲述了一位保姆是如何阐述这个答案的，“如果你那样做了，那么天使就永远都不会爱你了。”我记得有一位佣人曾经告诉我说，如果我不做好孩子，那公鸡就会顺着烟囱爬下来，她说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如果我做什么事情，只要稍微没考虑到她个人方便与否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好事降临在我的头上。那些相对缺乏想像力的人们曾告诫我说，如果我未能使自己的行为想法同他们一致的话，那我就应该下地狱。针对肉体的暴力行为，如果只是仓促地表达了正常激发出的厌恶情绪，而并非恶意的摧残的话，对儿童就不可能造成像这类虚伪的欺骗所造成的伤害。对身体摧残是有法律限制的，同时也有道德限制。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记录了许多父母是怎样让自己的孩子忍饥挨饿，折磨他们，让他们过度工作，对他们不断恐吓的。一旦这些父母被捕，就会被定罪。为了避免他们被私刑处死，警察还会惹上很多麻烦。那些认为孩子完全得不到保护的人们会把自己置身于一种恶意氛围中。而如今，没有人知道孩子应该去哪里。至今为止，所有已经被发掘的路都引向了我们所恐惧的现存文明，这一现象被拉斯金公正地描述：人类就像一堆痛苦的，为一点

食物残骸而你争我夺的大蛆。虚伪的欺骗试图曲解那些珍贵的，神圣的东西，利用孩子的良知去方便自己，同时还试图利用“羞耻”那绝妙可怕的力量磨平我们身上的棱角。从祭坛中盗取火种是一种罪恶；而教皇、父母和教师都放肆地犯下罪恶，以至很难相信保姆在偷煤渣的时候会受到任何惩罚。

没有人敢探究对孩子灵魂施暴的最黑暗深处；至少在此，我们发现可憎的虐待利用虚伪的欺骗，为肉体施暴蒙上了一层面纱。任何一个通过折磨孩子来获得神秘而变态快感的父母或者老师都可以为每个孩子设套，让孩子们落入自己的圈套之中，然后尽情地殴打孩子。曾有一位绅士写信给我——可以笃定的是，他是一位最富理智，思想崇高的人——说，他打孩子的唯一理由就是未能使孩子完全顺从并相信真理。他还说，他必须坚持这些品质。由于其中一条品质根本算不上什么美德，而另一条则是上帝的特质，因而可以想像，如果这位绅士未能实现他愚蠢可怕的意图，他孩子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他可能已经写信给《时代周刊》（顺便提一下，他极有可能这么做），但却没有因为提出合适有关父母职责方面的观点而被遣送到政治避难所，或者名誉扫地。至少他的这个观点不是微不足道的，也不是恶意有害的。相对于大家普遍赞同的观点，即如果孩子回答不出提出的问题，或者无意间听到孩子们喊“下课下课”，老师就恶意地殴打孩子，这个观点起码更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只有这样，虐待才会因为一种合乎道德的借口和假装的不情愿而被掩盖。这必须是为了孩子好。殴打孩子的人会说“你伤害我远多于我伤害你”。事实上，伪善与残酷的虐待是同在的。如果纵欲者坦白地说，“我打你是因为我

我就喜欢你；无论何时只要我能想出一个打你的借口，我就会打你”，那么对于孩子所造成的伤害就会小很多。但是我们所有的鞭打者做出的行为，对孩子们表现出如同神的愤怒一般可憎的欲望，还有表现

出如同上帝有益的行径一般的残忍，这只会增加孩子们肉体上的折磨；而这些除了会给鞭打者带来些许的快感以外，只会摧残了孩子的灵魂，使其失去判断力，而这些又只会带给人们恐惧，别的什么都没有。

五 制造野兽

这个行业并不是中国才有。中国人自己说可以制造出有形的妖怪。为此，我们痛斥中国人，而同时又把自己的孩子变成道德上的妖怪。最能得到谅解的父母就是那些试图在下一代中改正自己错误的父母。如果对着自己的孩子说：“我是万能的主所创造的成功的人物之一：因此你要从各个细节模仿我，否则我会扒了你的皮。”（这是十分普遍的观点）那么这样的父母要比一位嘴里叼着大烟斗，由于孩子抽烟而不停地打孩子的父母要奇怪得多。如果你非要把自己看成是孩子的实体教材（其实根本没有必要），那就把自己当成是给孩子的一个警示，而非范例。但你最好别管孩子会有什么样的性格。如果你一旦把孩子当成是可塑的材料，能够让你塑造出任何符合你喜好的形状的话，那么你就破坏了生命力的实验。你总是觉得孩子不清楚他们自己的事情，你却清楚。在这一点上，可以确定的是你大错特错了：孩子可以感受到生命力的推动（也通常被称作是上帝的意志）；而你并不能代替孩子感受到这一点。毫无疑问，当汉德尔的父母企图阻止他成为音乐家的时候，他的父母认为自己比孩子更加了解孩子自己。如果孩子在这方面有天赋，那么即使成为大坏蛋，父母企图阻止的做法也同样是错误的，不成熟的，那他们也同样是错误的，不成功的。尽管所有的父母都企图创造自己的孩子，但汉德尔就是汉德尔，拿破仑和彼得大帝就是拿破仑和彼得大帝，这是因为在于通常

情况下,他们要比他们的父母更强大。但这类情况并非经常出现。大多数孩子会被或是已经被那些父母们绝望地扭曲和废弃了,他们的父母自以了解人应该变成什么样,极其无知愚蠢,还有的父母什么也不关心,只一心要迫使孩子变成他们的样子。每个孩子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爱好。尽管父母是无神论者,每个孩子都有权成为普利茅斯清教徒。如果孩子天生就厌恶母亲父亲或兄弟姐妹或叔叔阿姨,他们都有权不喜欢他们。每个孩子都有权和大人们一样寻找要走的路,并且走自己的路,而不管在别人看来,这条路是明智的还是愚昧的。每个孩子都有权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上拥有自己的隐私,就像他们的父亲一样。

六 小家庭,大家庭

到现在为止,这些权利相比过去而言,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现代社会限制家庭人数政策的施行导致这些权利在实际运用中更容易受到侵犯。在有十个、八个或六个,甚至是四个孩子的家庭中,小一点孩子的权利很大程度上就是照顾他们自己,还要顾虑到长辈们的权利。尽管父母亲需要收拾房子,赚钱来养家糊口,却依然能够极大地干涉孩子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当第四个孩子诞生的时候,不仅是孩子的数量超过了父母的数量,比例为二比一,而且父母开始对抚养孩子,引导孩子走该走的路这件徒劳的、毫无意义的工作感到厌倦。由于在大家庭中不可能每个孩子都得到教师们所谓的“个体关注”,因此人们长久以来对于世界上大家庭中成员的相处给予肯定。孩子在直白的批评,无情的嘲笑和对他们的意图猛烈攻击之中,从他人那里获得了许多个体关注;但是家长中的独裁者却受大批的臣民们驱使,这些臣民们采取政治统治而非个人独裁的措施,试图在道德上奴